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秋

送南少宰侗初張公榮擢北上仍以少宰協理詹事府事序　代留都縉紳作

大人臣必出處正而後可展經世之畧邈公之遭讒而家食也在逆閹亂政之世計公之出山而典留銓也在　今上龍飛之初及公之內轉

而還　朝也在清議光昭泰茅畢拔之際天下
想聞其風采公亦自慶其遭逢詞林出處之正
無踰公者之行也去探路漸近矣方今　王聖
時危諸艱攸萃四夷效尤于遼左環伺而動遼
左靖則夷氛悉銷試與公熟籌遼事可乎古人
當迫急時庸愚袖手退而避賢者路今人當迫
急時庸愚連袂進而掣賢者肘公知其故乎古
之名將以八千兵當符秦以五百兵當兀朮戰

勝而有餘今之債帥以十四萬兵守關門而不足公知其故乎澶淵之役許犒金錢不過三十萬南北寢兵者四十年奴酋豕突以來請帑徵餉歲費縣官金三百萬而全遼淪滔迄無寧歲公知其故乎嫗公于不得處日夜仰思此亦公仰思時矣譬閭井扁民十年訟而家不破者無有哉林泉隱逸岌岌乎抱焚崑之懼清夜淚落而不揣之夫猶視蟒玉爲奇貨毋迺以國戲乎

究之轉尚方爲杜郵即此夫也公試思補牢顧犬何者爲急著乎在朝諸紳但聞有復遼之語而未必俱存復遼之志局外遺英縱或有復遼之人而又不獲操復遼之柄貪鄙之徒惟思乾没援遼之餉而恬不畏慼遼之誅任怨之臣不使竟守遼之功而偏代受失遼之罪更可異者喪師辱國罰不及于始禍之元兇猶謂國有法乎論至此又費公一番仰思矣憂時憤世如公

侃侃建議不啻宗李則既有其志矣吾見其人矣自　神皇迄今疏十餘上流播海內傳爲石畫吾復聞其語矣雖然相業何者最先良平之智不得不出鄴侯下者以薦韓淮陰一事扼要爭奇爲漢元勳臥龍失關張後束手無措則將困戡亂所必資于私揣公之深心必有一二鷹揚默注于嚋昔以答　聖明者不日　平臺召對咨將材于新輔定不以乳臭肥瘠等賄帥汗

齒類也公詞臣也請以詩喻李杜奇才不登唐榜必科目是拘則是漢不得淮陰唐不得汾陽而宋不得武襄武穆也然捨此則又有一種貪緣之紈褲進故數將材最難必也廣爲詢獨爲試試之以覘其謀試之以程其勇試而薦其可哉盖何所以試信者不載于史無從知之然必非無據而謬薦者公肯留神乎否公雲間人也先達徐文貞相業甲　永陵曩時嵩𡶶祀禁

不聞聲虜直趨順義無所掠遁去皆文貞運籌之功夫以　肅皇帝之威嚴文貞得便宜從事朔側席虛懷如　今上乎公不難仰止先程以攄四夷暢　皇靈副八埏之屬望而惟願公爲天下得人于以拓其經濟爲出處重爲同列屬吏光故于其行也規頌兼陳是爲序

與學憲樊致虛公祖書

不肖養痾白下無名可逃矧安何必入海善藏

其拙夷門莫知有侯栩栩蘧蘧自悔長揖督郵晚也慝諭垂注懃懇畸人傲吏何自物色于慈臺哉憐才高誼篤舊雅懷並偪古人矣雖然過情之褒多緣溺愛蒙索取俚刻蘧說董子明雩不盡由膠東之故買生賦鵩實則因長沙之以也老公祖文壇龍象藝苑斗山亦豈抱嗜痂癖耶何索之急也初意俟身後始出以避目前悠悠之口今爲知己所迫顯力獻上業已剪拂于

君山還祈弁冕于玄旻政如浮圖拜天邀有舍利光明便令夜叉辟易耳不肖始受五斗之累既墮五文之障以老于五濁之世而不能遂五岳之願皆命也達命如老公祖何以策之茲者買舟掃墓渴欲望見淸光而遠嫌且止傾嚮之忱在菁莪之卒章矣外有所瀆人生于情何能已已孫明復之乞粟或不取厭于范文正乎臨楮無任依戀之至

當今之世不容人做好官行好事養安持祿原非得已然好念當常存諸胷中豈因畏途風波遂埋沒我本性倘機會可乘不妨救濟遇高賢下問不妨傾吐若概用浮沉之術則內昧良心外負科目鬼神瞰之必遭陰殛凡冥司幽牢皆生前行好事而遭謗做好官而被黜者也。世無說謊之佛祖。安得忽果報爲荒唐而不怖乎。

錢塘羅貫中者元末人也作通俗演義三國志

及水滸傳、行于世其子孫三世得啞疾、豈扶微盡巧見忌于造物耶在小說中稱聖稱神眞所謂集大成也吾杭推不朽人物此當屈指、星命家王玉田亦錢塘人所著有醉醒子集垂世貫勳海寧人生正德間先玉田擅名衛並奇中

老者無寐乃多思之故顧云心血不足可笑也近死之心、後籌兒孫、前遡恩怨、枕上如年猶如童子聞詰朝演戲。徹夜不眠。總由妄想所致。夫

童子平日一眠到曉。何獨此夜偏心血不足耶。因思多而傷神。致耗心血。則有之矣。

記者紀陳蔡諸徒並宰我于子貢殊未確短喪而斥其不仁晝寢而謂其何誅蓋孔所痛絕者祇因其賢仲尼于堯舜、遂冐濫言語之科則有若類萃一語、頗足相當何故漏遺也、豈遭難痔偶離索耶、

繭甍于鑊、繰于梂其爲華衮而被帝躬爲敝屣

而蚿弖足、寵辱大異、蚕總付之不知也、古人所云身後名、此足以破其障矣、

蔓草附松栢、猶可附㓐李、則立稿、蓋松栢結搆挺扳、超出蔓草之上、故不能相累、若㓐李骨幹脆弱、一受纏綿、輒奪其雨露、遮其風日、束其枝葉、故立槁耳、小人倚附君子亦然、君子當自揣其爲何如品、不當寬于茄納、輕爲此輩作緣、以貽悔也、世世之君子桃李多而松栢少、愼之哉、

禮記曾子問有所謂接祭者、接乃疾速之義、四書中接輿接淅、亦此意、

酉陽雜俎載入土不爛者惟硃漆箸與頭髮二物、予所見殊不然、野外暴露之棺、年深被發之壙、但見骸骨、不見髮也、則髮先骨朽矣、穢壤中亦頗見朱箸、然剝落將盡、僅存稀微耳、

豫章劉鋋、名將、亦世將也、每進兵、或五里、或十里、必遣偵者搜山而後復進、蓋防有伏焉、什伍

隨兵自擇定。而帥不强之。氣誼素孚。緩急相救。即此二端、巳覘其用兵之妙矣、遼左陷而鋌陣亡、乃賊臣楊鎬害之、非其罪也、同時有杜松者、勇而無謀、然與鋌皆忠義、皆爲鎬所害、說者謂其輸國情于虜、又賂虜有無、難詰鋌義兒曰劉昭孫、力敵千夫、鋌臨别向鎬叮嚀、如銃三發、則勢急矣、當出銳師以救我、至是銃四發、而昭孫三潰圍出、引領望救、救竟不至、竟以身殉、予所

聞于東征士卒者的有據也紀之以志痛

招隱詩有兩解、自林泉人言則爲招仕者而諷之隱、自君相言則爲招隱者而使之仕也

蘭桂、牡丹芍藥、水仙茉莉、瑞香、臘梅等花、色馨俱擅者用糞穢灌溉則滋茂、但以清水沃之則立瘁、惟桃于清水覺相宜。故爲蓬島中物耳。嗟乎今之宦途以書畫詩文筆墨等作禮儀貽要人、與養花者沃清水同、

以不肖待人所失者少所得者多以聖賢望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歷世中爲聖賢者千百之一二爲不肖者繭絲牛毛無窮極也。

册書所云身之八殺。貪殘淫酗狡佞訐傲以貪爲首命之四業。背惠恃己狎不肖嫉賢能以背惠爲首。實則惟貪之人。未有不背惠者。不背惠不成其爲貪也。貪之義主于好盡。不但欲盡人之財。且欲盡人之情。盡人之力。不但欲盡己之謀。且欲盡己之毒。盡己

曾君奚居韓奈何財受其害取罵耶

之美。設有人焉贈以百金夫寧惟不感而心憾之。曰何不密以相授。顧招搖耳目使衆共知也。何至使彼負仗義之名。吾蒙割潤之跡也。則謬巧其說曰彼如是如是。不得不餌我也。即不然亦必曰彼孟浪。非輕財也。此背惠之一端。乃貪之證也。密授餌求[illegible] 語傳曰何人幼年後為[illegible]佞所弄

爭之初出。勃然挺生而人不覺。覺之。經旬不能盈尺。且轉盻萎矣。花蕋亦然豈花竹秉性高潔

花厭人觀 猶言閱歷

厭人觀之而然抑人目俗且壽一顧之後損其天機遂不復如初見時耶世有善養花者即善養生者也 [illegible]

以百年通計之則五十居半亦大衍之數也故曰五十以學易此孔子年踰知命後語恐壽筭不待則歲月有限難以盡易之妙必天憐其好學之苦而加我數年迺可耳紫陽云加作假五十作卒誤無疑也然歟否歟

花之重。蔓。者必不結果。文之艷異若豈能集福乎。故稱門人弟子曰桃李。取華實並茂之義。然桃李花果皆尋常無奇。惟無奇。故可久也。國家設科取士百十人中得一二儁彥或功業或節義或文章各居一焉如唐得裴度宋得韓琦之類豈惟全榜生色庶一番勞費不至落空否則蠹國賊民之士有不如無反不若漁者舉網無魚猶無害也唐榜得李林甫盧杞。宋榜得

秦檜賈似道。天生亡國之臣以報李趙應有一段因果可專咎舉主乎願有國家者不負忠臣不負勞臣蓋綿祚之至計也

士大夫以官爲重者爲外吏不敢與豪右相角爲內吏不敢與權要相角入門戶中偏與同襟相角然同襟彼此傾軋最能壞官嗟乎是豈必嶺外能死人哉

小死遭時不淑。相戒免禍。以敬儀爲首務。東晉

之士。偏沉湎于酒。其彼昏壹醉之傳歟。抑托諸酒以寄其狂歟。殆匡時無計。不得已而然與。詩人苦情。似異而寔同也。

今人作詩必五首十首二十首皆務外也竟不知前人有七首十一首者不然古詩十九首豈不能足毛遂之數哉

宋之和議、儒者相傳罪檜其說誠是、但和亦談何容易譬兩造角訟、彼此求勝、不可必得則和

雖非上着亦中策也宋有吳韓劉岳宗李等人物氣足吞虜不然金朮几肯許其和乎後世無和具而復恥言和竟不知其何所恃也

人身之勢陰陽原無定名醫方云滋陰補腎又云壯陽固腎宵小附權貴曰趨勢蓋指此物也而中消無勢可趨亦曰趨勢此五虎五彪十孩兒輩所以死不服也雖然唐之季世天子受制于家奴呼宦官為父母請以是為孩兒解嘲

熱腸人處世最苦腸熱則眼清眼清則口快口快則招尤世世之大賢絕少大賢聞過輒感庸愚愎諫輒怨匪彝不止于怨輒思所以報復之矣調世之術。腸眼俱冷。競稱爲長者焉。仲尼加祝鮀于宋朝上見衰世必佞而後免。即。徒。默。猶。未。足。以。容。也。

殷高宗漢武帝享國長久其精神原足以持世也桓靈短祚神靡而不振氣散而不收故委靡

也附權者引繩披根氷山果足恃乎主譬諸樹權姦譬諸蠹而蠹死必從于樹樹死則蠹無所依蠹死則食蠹之餘者無所附矣

人情藏險。恐其漪洩于言。則以一笑掩之。人情敗露。更難逃遁于言。則以一哭掩之。笑哭非眞總以濟詞說之窮也。而有道之士每挑之使笑使哭。玩世世不恭。等諸弄孩。

降夷內附而收之以爲名此古人失策處也流

害直至于今中華之產雜以夷種别有肺腸倍難感化秦由余漢金日磾唐李光弼渾瑊之流何可多得望一二于千百失策甚矣風會日薄習俗日衰職此之由

起家科目者侈口厭薄貲郎夫貲郎之爵明買明賣比諸通賄權津借與援以竊高位者私買私賣就曖昧孰光明乎

罪阮籍者謂其母喪死猶圍碁決賭此名教中

常談耳籍盖原壤之流立意自廢者彼正欲令人作如是觀籍與山濤、禾𡿺竹林爲好友濤舉孝廉籍所爲如是蘇子瞻曰陛下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以籍之賢之識何難修名以待舉而骨瘠哀毀甘讓持籌之王戎爲之所愛端不在名矣學士家眼界須寛勿被古人瞞過

商武丁曰高宗唐李治亦曰高宗宋趙構亦曰

高宗唐宋昏辟、埒謚于三代之興王、冒濫特甚、標出以悚後世臣子諛主者、適所以諂主哉、英明果銳之辟、厥亂每多仁柔、故漢高帝之繼世乃孝惠也、唐太宗之繼世乃高宗也、扶蘇不祀。天所以慼秦。戾太子不立。天所以祚漢。然則劉禪何以亡蜀有二說焉、一則禪享國太久不如孝惠等之蚤世、一則先主原過于仁柔不應復以仁柔濟也

衛武公不迂腐處全在善戲謔而不爲虐否則與方春時和不可折柳等陋儒無以分也

血脉有不必傳者桓溫之先爲桓彛盧杞之先爲盧奕黨類有不必錮者張去疾之後爲張良許敬宗之後爲許遠

夏日于地上見一蟻負一死蟻急趨夫異類縱抱狐兎之悲自未有相收相䘏不忍捐棄如蟻者也靈哉蟻篤哉蟻其悲哀之情當有不殊于

人者造物視人猶人視蟻等無有二
關眞君護法建寺出天台智者智顗傳此開皇
十二年事也今佛寺中塑關像爲伽藍神盖本
此然予有說焉業已受師五戒後世猶血食之
恐非神意所安况寺賜玉泉其名雖美却由晉
王廣具奏而得夫隋煬獸行鬼所唾也神顧歆
之乎自開皇壬子暨仁壽甲子凡十有三年而
廣之弒逆始著豈禪師與神不預計其將來之

惡歟

東平王漢之宗室求史記諸子漢秘不與猶然禁挾書之陋見耳唐以詩春秋禮記賜吐蕃從裴光庭之奏也賢於漢遠矣當今編戶子史而閣左六經迺宗室之爲東平夷虜之爲吐蕃者幾寒畯之士中華之人除鉛槧外肯讀書者又幾人哉

肅宗即位于靈武權也矧發馬嵬時父老遮道

固留已奉旨傳位乎但上皇自蜀還當仍以帝位讓父而退處青宮俟玄宗再有命太上皇禮處之庶幾子道不失而心跡兩安然且惑張良娣譖殺建寧王倓豈能為此哉此非口舌所能轉以故李泌見幾而去歸衡山也

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代宗時關中斗米千錢空匱如此賴劉晏為轉運使而帑藏漸充用人固理財要着晏為楊炎所陷無罪

而死藩鎮且蜂起矣
削七國之策發自晁錯而錯即死于其事幸蜀之策發自楊國忠而國忠即死于其途謀國若愼之哉謀之不臧併禍其身雖欲怨天尤人得乎

野史多不核者弊在食耳在護奸故凡傳奇小說毀于忠肅者乃徐有貞姻黨毀王文成者廼宸濠餘孽李士實之流未可輕信當代人物所

道德五千言未有丹砂黄金之說世人託以酗酒吠日[illegible]也

借光以抗衡漢唐宋都于王外頗不多得。毋使受青蠅之點哉。

沙門所載諸天名目與道家絕不同廼靈寶琅函供道書也所載三十六天又各各不同盖道教始于張陵不始于老子特借老子以樹幟其後駢枝于寇謙之濫觴于杜光庭而儒撰百出符呪黄白之說紛然囂馳去老世清淨之旨漸遠則所云三十六天者倘亦强設名目以欺世

而莊無對證者歟

本朝中涓誅大逆者二、曹吉祥、劉瑾。亂政者十一、王振、牛玉、汪直、梁芳、韋興、李廣、魏彬、谷大用、張雄、張銳、馮保。謀叛者二、喜寧、畢真。賢者四、金英、黃賜、懷恩、張佐。忠者二、雲奇、何文鼎。有邊功者二、鄭和、劉永昌。功罪相當者二、蕭敬、張永。自正德庚午逆瑾伏誅後至天啓初年凡百有十載而復有魏忠賢之禍。緹綺四出。籍沒廉官所

殺戮賢士大夫無算。其姪良卿封寧國公。封侯封伯賜鐵券造府第。海內稱功頌德生祠遍于天下。借大工名色搜括民財市鬻卿貳。內帑金珠珍異書畫輦歸私室。言官結舌獻媚而已。卽天變示儆。日官懼不敢奏。此古今一大刼也。

緣木求魚必無之事。然峽中有鯢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聲如小兒。雅州有魶如鯢聲亦如兒啼、俱能緣木、學者局于所見苟廣之若博物

仲尼决不作此等語

開元甲寅秋焚珠玉錦繡于殿前此何心也丙辰春遣宦官下江南取鵁鶄鸂鷘等物又何意也擢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相此何心也信任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史思明以致亂又何意也從古主念之雜無踰玄宗者惑武惠妃之譖一日而殺三子太平公主之謀逆亦屬影響何者王琚張說魏知古等品皆不佳或因主

勢太橫而文致之歟蓋搆釁官闈以巧博名位乃小人梯榮之常態朝紳公正者知之而不敢救救之即指爲黨古今同此情也

尹子奇四寇睢陽自春徂冬幾一載夫睢陽誠要害地誠當死守然矢盡食盡而援不至與其城陷毋寧委空城與賊走保他境猶爲長策哉況睢陽原許遠邑境巡特借以捍賊者乎城陷之後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則睢陽空城子

奇果不能守、委之、無傷也、若巡遠走入陳留、更有無限作用、惜哉猝不及慮、吾不爲當時之雀鼠僕妾惜、而爲巡遠之忠烈惜

嚴莊乃安氏將也、助祿山叛君、敎慶緒弑父、受其降、而官以司農、則肅宗之亂可想矣、夫古之君亦有納降者、然史必書某殺某以兵降、以城降。莊有一于是乎。未幾史思明詐以所部來降旋叛去、僭稱燕王、鋒不可遏、有以也、更可異者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與嚴莊同列、撻伐元勲埒爵于叛賊之黨人、心憤且恥、是以九節度之師並潰于相州也

李長源與帝同榻寢因而請去所謂臣功太高亦太奇、不知何所指也、以長源之恬雅不當自鳴其功又云不聽臣去是殺臣也、語俱不近人情、總緣肅宗昏極故耳李唐自太宗外無一賢辟、即毒如武曌猶令人有餘思也、

大臣無愧于御製碑者唐有死節之段秀實宋有正色立朝之韓琦于德神二宗頗生色焉魏徵李勣張說趙普李用和瑣不足道矣何煩御製爲也假令安祿山未反而以考終則玄宗定有褒美悼惜之章寧肯默默已耶

朱泚圍奉天經月向使桑道茂之言不用築城不堅李懷光之救不至城中乏食則德宗無死所矣懷光功最鉅顧弇爲于盧杞咫尺不得面

帝、情恚而反德宗之驚亦不在肅代下也
古人所謂將吏將士者在將之下、卒之上、如幕
賓記室參軍之類以咨謀議以通情款即諸占
候習醫藥命相之術者、皆收備緩急之用故越
兵伐蜀有君子六千、蓋此輩也、今亡之矣
霞彩麗天渾似鳳。荷錢得水便成珠、此予夢中
詩。也餘句惜不能記
王叔文專政纔半載耳、無大過惡、且有美舉二

焉能進奉宮市五坊小兒之類、一也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也、何故犯衆怒而得貶、蓋順宗耳軟骨脆、不足以庇叔文、至憲宗嗣位、猶窮叔文之黨、而貶柳宗元劉禹錫也。二人皆賢者。豈得以朋黨相加遺乎。夫成王時周公治内、召公卽不悅、韓琦主撤簾之事、富弼卽不悅、百世之下毋以韋皐譏叔文等罪惡。而遂少叔文也。皐雖賢、不過如召伯富弼、且節度在外得于風聞、而

叔文德業聞望不能如周公韓琦則受屏宜矣彼愿順庸主豈能排衆非而定一是哉後之君子事英辟則宜任事庸主則不宜專專則無補于國而身受其禍

奸人陷害善類必言之成章持之成理鑿鑿動聽武三思對中宗云柬之輩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也五王果入其彀中盧杞言于德

宗曰、李懷光勳業蓋世、賊徒破膽、若乘勝恢復
長安、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
連累日、使賊得以為備、後難圖矣、以故帝惑其
說、詔屯便橋、懷光自負解奉天之圍、咫尺不得
面帝、怏怏而反、聖人所謂利口覆邦、此類是也、
此不第庸主熒惑、即英主未能速悟、但英主能
追悔耳、漢武帝江充其證也
事有晚蓋而所恕其生平者、狄仁傑薦五王是

也向令五王負所舉不能反周爲唐則仁傑秖名教之罪人矣

與人共事而好立異議甚不便于己身予嘗見婢僕養雞者一雞獨棲獨止不與衆雞爲群每當飼時衆雞聚啄而此一雞常不得飽人之立異而失利者與雞何殊

秦二世爲凌烟閣欲與山齊而唐太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所圖功臣乃長孫無忌等猶賢奸參

焉未幾武曌篡矣唐昭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惑奸相栁燦奏圖四鎮元號以梁王爲首俄被弑矣夫凌競凌偪乃不美之名烟霞烟雨亦山林寂寞之象非朝宁所宜崇也二世受禍于望夷以下凌上未必非讖彼麒麟雲臺名實俱雅唐不漢是師而效尤云辟耶

仲尼曰史闕文彼馬遷史記補入褚先生司馬貞固不足道至于宋儒事事以孔律人者而大

學引程子語意補釋格物致知二章附文之義何居

前代父子濟美者相業則李吉甫、李德裕、呂蒙正、呂夷簡將猷則李晟李愬曹彬曹瑋節義則稽康稽紹翰墨則王羲之王獻之科名則梁顥梁固、兄弟濟美者霸業則孫策孫權、辭賦則陸機、陸雲、文章則蘇軾蘇轍、忠烈則顏杲卿顏真卿、恬退則疏廣疏受、理學則程顥程頤、勇敢則

吳璘吳玠此皆眞實匹休絶無纖毫假借者
京營戎政卽古之南北軍左右神策是也錦衣
衛卽古之司隷校尉執金吾是也說者曰京營
當用宿將勿以世祿參之錦衣當用士人勿以
緹騎爲之非也用世祿則保帶礪之念切而憑
城社之念銷用宿將則藩鎭節度使不在疆圉
而在輦轂有大可憂者用緹騎則武夫跋扈猶
有文臣制之用士人則賢者少不賢者多非作

戚招權。卽委轡煬灶。有不可勝言之弊。此祖宗有深意焉。未可輕議。予更有說焉京營較錦衣更重承平之世、仍用世祿戡亂之朝特用宿將、不易之定論也

觀書者但知墓誌碑傳行狀多諛筆、不知野錄雜紀煩多讐筆、俱不足憑也、後人作史須愼之予嘗謂史氏不遭陰譴定遭陽憲故私居不敢僭擬野史等書且恐身後有僞托者而預訂子

僞史亦當甚
於此筆可以無

此

帝王降生必有所自說者謂宋仁宗係赤脚大仙輪轉此猶近似蓋仁宗賢主也至謂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則不倫何者明皇無道之主跡其糊心垢行幾無復人道豈上界有此等樣仙耶

語云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夫弓箕猶形相似也。冶裘則懸殊甚矣。豈陶之

外更有治。毳之外別有裘乎。

神廟初年江陵專政京師士夫拜帖不寫正字但以紅籤盖面因張政府名居正特避其諱也相沿至今不敢有昧其故者仍于紅籤上寫一正字可笑也尤可笑者廵道馬呈秀郡邑手板皆寫稟字不寫呈字則名且单諱矣守道程載伊郡邑供億不開下程止開下陳則併其姓亦諱矣不識張孚敬當路時禮帖中例用奉引敬

字樣何以代之。馮保用事時太保少保字作何稱呼。

馮吳觀六句贊像

先生高齋名山響坐環堵中生丘壑想先生道號曰吳觀躡足登峯天門泮渙先生纂脩有遊史咫尺壘莊登臨憑几先生吏隱拜中翰秩邁泰松冠彈霄漢先生壽巵公侯執桃熟三千籌添六十。

戊辰七月十一旭際池水熱甚魚悉浮水面有死者盖是日末伏已畢。地氣夜升故也。不然月照露零水宜凉而反熱無是理也謹記之

戊辰九月初五日閱邸報見饒侍御疏中語切中今時用人之弊著而錄之其畧云戶部主事行邉受事數月不過司支放耳卽曰此邉才也爲之咨部轉邉道矣、或偶值夷虜不來支吾半載有餘則又曰此眞邉才也加級加銜未幾而

賜陛邊撫矣碌碌庸人建牙樹纛邊事尚可問哉于廣其旨而戲言之方今幸拘資格耳不然場屋試士一切管供給官悉超轉翰林院洗馬修撰等去矣蓋文武殊途因食得官其爲捷徑一也

風俗僻嗇處衣冠染色未便非尚白也玄宗幸蜀圖山谷老弱聚觀皆冠白巾好事者附會謂追思諸葛武侯而服至今不除何其迂也夫建

業士民亦尚白亦豈感周公瑾而爲之服歟況鄧艾破蜀者也夔民不祠亮而祠艾宋洪咨夔毀之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此其證據云

王全斌貪縱妄殺、止于貶官、曹彬沈義倫與之共事、各清愼自守、歸槖惟圖書數卷而已、說者曰平蜀將帥、古多不利夫桓南郡吳漢岑彭鄧艾鍾會郭崇韜康延孝等或有宿業或自貽伊戚、未必盡屬于數奇也豈他山川社稷不靈而

蜀獨靈能作祟于伐蜀者哉果爾則受伐之時蜀神何一籌莫展而偏仇于蜀平之後耶淸愼如曹彬等免矣

六十干支皆有神神皆有名相傳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夫神即不好媚何至反好侮耶呼其名是侮之也而顧極其蟄沃其倈乎

本朝一切怪誕之事皆附會于劉誠意猶前此

異聞奇舉盡歸諸葛武侯也按誠意洪武八年卒此時懿文未薨建文僅週歲而預以袈裟剃刀度牒等物緘篋授之有是哉此載震澤紀聞文人多謊筆俗人多謊口以謊口傳謊筆以謊筆實謊口自盤古至今釀成一謊世界耳

王祥李密世所稱孝子也祥歷仕漢魏至高貴鄉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且尊崇爲太學師及高貴鄉公弑祥僅以涕

淚塞默而已晉武立又拜太保進爵爲公其出處如是。審與祥同時以故君爲僞朝悖義傷敎一至于此而天下後世無非之者。豈忠孝有二道歟。抑溫嶠之絕裾真。而王祥之卧冰假歟。自徵聘途開粉飾百出篡漢之巨奸。固嘗舉孝廉者。何責于此輩哉。

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則廢爲廬陵王。自取之也。說者以取日虞淵爲五龍功若爲唐社稷

計則廬陵不必復也復之祇足以庇奸爲媢牝自固計則廬陵不必斃也斃之適足以召兵此武與韋靈蠢之分也唐宗室尚有賢者可立而必欲匡復廬陵則五龍者特富貴之徒非豪傑之士也

漢高帝馳入信軍更置其將吏趙太祖雪夜幸普第與之定謀俱出其不意以震駭之此英主馭將相之術也

與武塁寄謀廢中宗爲廬陵王者、裴炎也。炎竟爲塁所誅。激李孝逸速進兵敗斬李敬業者、魏元忠也。元忠幾不免而倖貶爲高要尉。然則殺人媚人。秖自求禍耳。此外有蘇良嗣焉、批懷義之頰。有王永禮焉、請閹懷義以肅宮闈。而武塁末如之何。神姦巨憝毎借清議以箝人也。

藥中有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之類皆非血氣物也。有鈌盃、覆盆釜鑊、大戟、

鬼箭天鈎之類皆非鐵石器也有胡王使者戴文浴徐長卿之類皆非人也最初得名之故儒家未能深考嗟乎古今觚不觚者何限

魏蘇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吉茂中笑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言其雖近君未免捧溺器也漢孔安國以儒者而掌御唾壺朝紳榮之得非以溺器唾壺有上下之別緣此分寵辱哉抑漢人無恥更甚于魏耶由此觀之古之人主左右

雜用士流不專用閹人給使令也

人品有前後兩截者平陵方望致書隗囂以范蠡咎犯自況飄然遠引何其超也厥後立劉林作天子自爲丞相卒蒙顯僇悲夫萬曆初掌科吳時來侍御董傳策抗章彈劾權相聲動朝野未幾一以墨敗二以積惡爲逆奴所弒由頭蹶尾鳳表鵷衷大率塗飾于先敗露于後非必中道而改節也

古之人臣亦自稱朕故象曰干戈朕琴朕弤朕
伊尹曰朕載自亳屈原猶曰朕皇考自秦嚴定
律令而朕之稱謂始獨歸人主矣
隋史萬歲征南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背刻萬
歲後勝我者過此盖數已默定武侯抑何神也
萬歲武夫不學無術罔知弔古顧仆其碑以進
將古人精心韵語委諸草莱何異對犢鼓琴
祥符元年王欽若獻芝八千餘本及獻泰山芝

三萬八千餘本六年丁謂獻芝三萬七千本兆年又獻九萬五千本夫芝以罕為貴以稀為瑞若千萬計則畦圃之蔬爾按新莽時獻瑞者亦但獻芝而不及他物豈他物不可假芝可假耶抑朝菌之類誣指為芝耶抑或有異方秘藥可巧奪化工而助之長使成芝耶

冊書曰仁得之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仁得之仁守之其量十世不仁得之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宋儒笑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不知賈生盖本諸册書也宋儒以仁義二字爲養家飯碗被漢儒奪去作此妬辭

羊祜爲蔡邕外孫。祜平吳當封乞以爵土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充別傳。祖睦乃蔡邕孫也。則邕豈眞絕嗣。而說者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此何解耶夫亦有子而不好學讀書與無子同耶淵明五子但覔梨栗之意歟以故

蔡邕傳亦不明言有子無子也想邕女應不止文姬一人特以慧穎故且曹公贖歸遂彪炳靑史耳予因是有言外之感王粲羊祜俱名流蔡氏一脉秀氣旁注外家深可惜也若然則文人之無後者獨中郎乎哉

煬帝宮有迎唐八寰髻兆太原之興楊貴妃作愁來髻兆馬嵬之縊皆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讖也

朱子作綱目原爲通鑑書蜀丞相諸葛亮入寇而作也溫公係司馬懿裔故一切篡弒等事皆曲筆以狥平帝之崩雖明言置毒酒中然但以帝崩爲文綱目則直書安漢公莽弒帝頗得春秋之義莽竊比周公而等漢于秦故巧立孺子嬰夫子嬰者秦之降王而孺子者三監流言指成王也

蔡琰入胡爲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附

諸列女說者非之予謂此猶列侯列仙列宿之意非貞烈之說也

唐王昌齡高適等微服入酒樓諸名妓歌者咸是其詩則風雅遍于閨閫矣宋學士王珪月夜召入禁中賜坐行酒嬪御出領巾紈扇索詩各以珠花潤筆襄袖皆滿則才名徹于宮帷矣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宋元豐中莽舟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則聲價重于

四夷矣夫詩文衰落未有如今日者也上不以此衡士則幼不習暨服官臨民又無暇也何必求田問舍而始弁髦之乎

內典有所謂壓油殃者業報也世間人慳吝不拔一毛者當受之此蟲出蓋州形如皃值春暮從水中自呼其名人因取起以重物壓之油津津吐出油盡僅存其皮仍投水中復活亦異矣哉

古語云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二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此語因漢周澤而設澤臥齋宮妻來問疾謂干齋禁收送詔獄晉劉毅亦然二人看得官太重乃吳起一流人物詭激不情

予計偕之年曾附一題者鄄衎北征值歲大祲饑民肩輿求活予午食罷袖麵餅將以犒之題者面赤微哂曰此餕餘乃驛中隸卒所凝望者

切勿攜去或問何故靳犒饑民㑊犒驛役𠮷曰驛中使客往來慮生謗焉希延譽焉此老爵位直晉尚書而止聖人所謂患失鄙夫無所不至者繹之令人毛悚[illegible]

湯將軍胤勣濠梁人洪武初以裨將出守孤山死之其人能詩有守。宮。詩。存于世自是宮中一粒丹點時何易守時難[illegible]鸞夢冷情初斷蜥蜴魂銷血未乾榴子色[illegible][illegible]劍澁茜花光映玉鈎

寒幾迴試捲香羅袖留與君王仔細看。此詩出文士手亦稱作者況武夫而兼以節烈重乎

元元貞二年燕人湯佐宅雙燕巢焉一夕雄者見蠍驚墜猫食之雌悲鳴不已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巢中抱二卵人疑其更耦徐視之乃殼也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異其貞焉成化六年盐城縣漁者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不勝哀憤奔投沸湯中而死

獸亦無别 馬倒有别

漁者隱之棄羨不食此烈鴛也較貞燕更奇閩中有一牝馬産駒為牡比長其家强之使合牡馬跳躍不就其家以被蒙牝馬身面詒之遂合馬既而覺是其母立刻哀號觸階而斃嗟乎春秋時公子完通乎國母反不如披毛戴角之馬有人心哉

楚材晉用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故燕不能留樂毅而趙用之魏不能收范雎而秦用之晉不

能致王猛而符堅用之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棄卅用之周不能信蘇秦而六國用之皆所謂藉寇兵齎盜糧也人情貴耳賤目豪傑每受屈于本境而獲伸于他邦然甄別亦甚難淘金者總不出乎砂而砂無算矣

河伯姓馮名夷而讀者以馮為平二十八宿在天各有次舍故曰宿而讀者以宿為秀尚書木音為上而讀者以尚為常其土語乎其有所避

諦而云爾乎

國史有失實者如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𢧵之

下于獄此不知出何人手筆然昧心極矣夫孝

孺腐儒也死難之忠誤國之罪未足相準而一

段英烈之氣亦古今所罕見者安得以私見而

埋沒之此必悖節之臣愧且忌而誣之者也

扶梁公悉毀淫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兩吳興

王廟亦馳檄毀之肸蠁遂絕神亦不能爲祟

顏眞卿刺吳興復題其碑曰西楚霸王而祠之兩賢所見不同如此盖吳興即今湖州羽嘗秦末借叔梁避仇處也烏江乃羽自刎處昔時渡者相沿焚紙錢方敢開舟否則風波大起有書生題詩醒之三分割據猶嫌少一陌黃錢直幾文。仗劍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巳屬他人。此後渡者遂不復焚紙錢焉大率此等事皆邪鬼么魔假借正神名色以邀牲醴者非眞也羽殺降頗

多地獄業報累刼難償何暇分寃叨人間血食
耶

舊史詆李鄴侯隨時俛仰無可稱述此學究語
非史筆也侯心超富貴之外併超名節之外肅
代德皆庸王且多猜忌況所處者又骨肉之間
袓席之際稍知自愛者誰肯以身之利害試乎
侯每徵必出每出必有所濟其不可及正在此
乎猶如神仙度世。現殘體惡疾。以自點汙。不期

于絜身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孔子所弗屑。歸絜其身。孟氏之隘論。亦非所以擬伊尹也。鄭俠與佛圖澄同一見解作用。而有儒釋之別

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弛力卽當樂歲詎可廢耶所云索鬼神乃倉卒問祈禳之舉至云除盜賊則又平時之實政矣

遭一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爲民害土宜

不諳者又輙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苦故必謀于邑謀于野謀于獨謀于衆謀于賢謀于不肖謀于富謀于貧而權衡斟酌始不至于偏枯切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

蘇長公座客行酒令以一故事證兩卦名一謂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謂劉寬婢羮汙朝衣家人小過長公謂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因牛字起見也而說者附會

蘇爲荆公父子而發倘荆公聞之豈不切齒顧衡宇作葛衣記有倒濺毀姻一節吳中人亦附會顧爲趙定宇而發顧不自安極口辯誣謂葛衣記在趙事之先已災木矣與蘇正相類世間仇隙皆惡口造言者所巧搆也

客有向賈秋壑請郡者以曾奉祀眞武因不食鱉秋壑曰眞武之龜與鱉懸絶龜鱉不辨何以治民遂不與郡座客戲之鰻鱺不肖眞武之蛇

乎。蕉笋不肖眞武之旗竿乎。皆不可食矣。蕭座絕倒。夫賈平章世所目爲權奸然因是客糊塗。遂不與郡。亦留心民隱者。今人情面爲重、夫豈惟郡、卽節鉞且濫授矣。而哆口詈罵。何以服古人于地下。

秋壑何幸數百年後[illegible]

皮相者見貧賤人瘦則便云寒薄、肥則便云濁俗見富貴人瘦則便云清俊、肥則便云厚重、皆不察其神也、風鑑書曰聞聲而人喜者、曾結緣

也作事而人喜者曾度衆也識不識皆愛敬者累劫眷屬也聞聲而人惡者曾負宿世債也作事而人惡者曾滅衆人德也識不識皆憤怒者累劫寃報也凡此皆論于相之外者予有說焉星命相近而福有隆替運限相近而壽有延促形貌相近而遭有平陂其家之堪輿異其人之脩積異其族黨之藉賴異其所生之時地又異也執一途以定之豈能懸合

魚名嬾婦獸亦有之虫名守宮木亦有之郭璞所指槐樹是也鳥名九頭獸亦有之王充所云蒼兕是也

史筆有寬浮無證者愛其人則曰朝野欽服惡其人則曰天下怨嗟如遼人勅邊吏云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之類夫郭令公寇萊公皆與夷虜曾相關涉溫公未嘗掌軍務遼人何自知之其爲飾說無疑　史筆飾說

作稍能仁害
以仁及胡不爲
害存仁善者
然有不能耳

戊辰二月望樹已勾萌條達十八日大雪群卉盡萎三月復芽然有因此剝落而終不暢者乃知卉木亦負氣不堪摧折也

大乘密嚴經載雪山惡獸名曰能詐慣以詐食諸獸見牝鹿有子者便作悲鳴聲相呼見牡鹿便現角與之相似往親附彼因殺而食之見牛馬等種種悉同彼形以肆其毒予謂人間鄉愿柔媚以局人婉轉巽順求適其意而不覺墮入

術中者皆能害類也。我輩不幸遇此可意之人當深思痛絕。毋貽後悔。學士大夫其以予言爲楊園之道乎。能害名稱其實使觸邪者反而觸正亦一能害也

鬻子云。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夫神農之非。他人不能知。知之惟黃帝耳。若陋儒則以爲神農安得有非也。予隨詰之。黃帝亦安得有不是處。

釐降二女于媯汭。說者曰以刑于試之。非也。若

然則舜之授禹。又何不以此法施乎。當時惟舜

遭人倫之變。備極艱苦。堯亦疑于厥心。必釐降

而後可。察其真也。頑嚚傲三凶萃于一門。蓋千

古希有之事。而帝女下嫁匹夫。是事亦希有。獨

孔門擇婿驚人哉。

國語紀長狄之形不過三丈。穀梁云長狄之死

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以三丈

身竟横九畝。則是三尺三寸餘爲一畝。不隘矣

秀逢徵福
泰骸濮士數

乎　己縱方廣十丈不觀方罷乎

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輩皆布衣詩文乃光嶽靈氣非將王所能顯晦故夫才庸筆劣而掇巍科者命當通也未幾名泯泯矣君相能造命不能造名。能錫福不能錫慧。

南齊顧昌玄、烏程令也。父法秀、泰始中戰亡遺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如故。有司請加以法。僕射

十年伊何人

劉眀之坐不贍給兄子。竟錮終身。古人淸議之重如是。今人淸議太輕廉耻太喪宦情太篤面皮太厚以致魏璫兒男亦太多也

按論語太師摯適齊了[illegible][illegible]太師樂則太師在周特典樂之官無保傅之責按漢書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又太史奏德星見則太史在漢爲司天之官掌緯象之事與文章紀載絕不相干涉後世稱玉堂學士爲太史公祇因司馬遷

作史記其父談曾居太史之職而詞林又有史館之說遂訛以傳訛耳

水葬而食于蛟魚土葬而食于蟻蚓與夫不葬而食于烏鳶蛟蚋等無有二不若學浮屠氏火葬而歸藏于祝融也

淡士不足人將信其親乎

省直解元初中式書肆每儁僞稿射利學者不深辨而詆之及眞稿遲出則又不獲覩記当嘗譽包鴻逵舉業之粹而人疑之者此也昔唐太

宗評蕭子雲書法、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綰秋蛇、蘇子瞻觀其遺跡、以爲虛得名耳、夫太宗子瞻、皆慧人、又皆攻此道者、所見安得齟齬、則跡之眞贋異也、

林泉之人、于朝政風牛馬不相及、然數月不看邸報、便如聾瞽、士君子不覽觀上世之史、與混沌之民何殊、

予嘗書李永定于文廟題一楹聯、道若登天。得

其門者或寡。文未墜地。非其類者不敢。所謂非類指楊雄韓愈王安石諸公等倫而學覇以為譏已群椎碎之。因念蘇長公倅錢塘時題詩僧壁。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武林惡少不自揆者亦謂長公誚之。長公曰周伯仁所誚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予才不逮甚而遭與之同因紀之

法堂聯附紀謂威非恩耶。則雨露足矣。振盪何

必風霆。惟衆卽獨也。故輿隸環焉。怖畏不翅神鬼。莫訝官卑乘田。昔曾試孔。窜嫌邑小彭澤。儘可容陶。

宋有王量提學患無佳墨取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家碎斷之墨合擣和膠成挺自負精絶近代舉子竊取坊刻改頭換脚活剝生吞皆王量之墨也。

宣廟時大内不戒于火金銀混燒入銅不可分剖因鑄爲鑪鉼等器光色絶倫

近有造假宣銅者妝宣德通寶爲之竟不知當時寶源局錢與他朝無異祇有銅而無金銀坊刻僞托名筆而操觚家悞認爲眞竊取之以入于自巳之文又假宣銅之類也

燕中人有失去貂鼠帽套者吟詩一首但改唐人舊句而不自諱其詩云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識之以資鼓掌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八夜應天府廪生葉貫芬死而復甦云魂遇官長傳呼至隷卒呵之猶認作人世也自言吾庠中人何得誶詬乘輿者命偕至署曰汝死矣吾亦金陵人家住南門外姓任名瀓號左橋今職遊奕大使來歲當遷三元錄事汝數未盡何遽來此葉忙迫哀懇任索簿諦視曰汝罪多端之嗣必矣第一節不當爲人作狀構訟破敗人家產餘猶小愆也汝歸當斷

葷持齋、即不能當禁食丑尤不可黜丑脂燭。腥穢觸天。天神照見若血。依吾言、即科目無望當得一官業聞言驚怖少頃數邏卒押之登山恍惚間、仍在牀褥也、因傳語任氏子孫建道場祈祐、黃冠趙景之出疏文示予、因備述其事按左橋公即世巳二十餘載矣、生前孝親喜捨貧時鬻魚負擔、五鼓過一槻、光噴尺許、熛而跡之、則盜所藏金也、因是家生漸饒、天之報施善人意

猶未罄直至為冥官而後已予特紀之以醒世焉

萬曆乙未年餘杭鮑赤城奇謨已屬纊矣既而屍微動氣復蘇言至地獄見閻羅天子悲泣不自勝閻羅曰死者人所必有偏汝獨哀鮑答曰年甫十六有心事未遂者三空于人世走一遭耳一父母生之未得送終一聘妻未娶一讀書十載併秀才亦不得做畢涕淚斷集閻羅為

大文出明第一
闡闢御一筆
不特死生無二
理理法二字
難進

之動容急與查簿則鮑需之孫鮑廻之子也廻當有子需不當有孫因與授記姑延命一紀汝歸而修德則科名可望不但壽也否則未滿一紀即追奪矣猶記所書對聯陽世紀綱多漏網陰司法律不容鉆物化人人化物化化無窮陽生陰陰生陽生生不已此己酉歲王虛舟對予言者王係鮑受業師且與同邑所傳閱當不誣及壬子科鮑與予俱中式爲同年友叩之但默

頭後成進士爲御史巡按河南以依違士民之
請建造魏璫生祠罷官特畏禍之弱衷非媚竈
之戎首也君子哀其遇可耳不必苛責
宋李公擇與客遊天柱寺過司命祠下見一桃
焉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不爲人所得疑其爲
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時蘇徐二客各有老
母七十餘公擇使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
于食桃予覽此而嘆曰此此桃也安知非道傍李

乎縱苦祇二母自知之耳恐拂懷歸者意必不令二子知也然公擇區處亦自得當未必非司命之神默啓其敎孝之念也